

# “普特会”在即，但俄乌局势远未到拐点

主笔 赵恩霆

前一秒还挥舞制裁和关税大棒，下一刻就官宣元首会晤安排上了，如何结束俄乌冲突自然是“普特会”的首要议题。尽管美俄关系的转折就这么说来就来，但俄乌局势的转折点还远未到来。

尽管4月以来俄乌举行了三轮谈判，但仅在换俘和交换阵亡士兵遗体方面取得成果，在停火等实质性问题上一无进展。同时，俄乌战事烈度持续升级，乌方多次对俄本土纵深乃至后方的战略目标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则对乌重要目标实施高强度打击，从库尔斯克州逐出乌军，并在乌东地区全力向前推进战线。

其间，特朗普先是以暂停部分军援来对乌克兰施压，试图迫使其在和谈中对俄妥协。但眼看俄方持续在战场上发力，特朗普全面恢复援乌，并在7月中旬放话，以追加制裁、100%关税和“次级关税”施压俄罗斯，将结束冲突的期限设定为50天。这一期限在7月29日进一步缩短至10天，截止日期是8月8日。

进入8月，特朗普还对俄祭出军事威慑——两艘核潜艇“被部署到适当区域”。俄方也不甘示弱，宣布不再维持依据《中导条约》单方面暂停部署陆基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系统的自我限制。

紧要关头，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8月6日到访莫斯科，当天下午便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接见，双方会谈持续了近3个小时。走出克里姆林宫的威特科夫一行人显得很轻松，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时间宣布，最快下周与普京会晤。俄方稍后证实了这一消息，双方立即着手安排相关事宜。

变化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从时机还不成熟到迅速敲定见面，美俄元首会晤既是特朗普“以压促谈”的结果，也符合普京“边打边谈”的策略。

按照今年3月普京在俄工业家和企业联盟代表大会上的说法，针对俄个人和



8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发

实体的制裁总数已达28595项。另有统计显示，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已超3万项，其中超九成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出台的，而美国和欧盟实施了超过1万项制裁。这种情况下，留给特朗普的制裁选项并不多。

而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美俄贸易额仅35亿美元，为2021年的十分之一。即便按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茹拉夫廖夫的说法，目前俄美贸易额也只有80亿美元。规模不大的双边贸易额，可能令特朗普直接对俄加征关税的措施收效甚微。

不过，特朗普打出了“次级关税”，并且将矛头直指俄罗斯石油的重要买家之一印度。美国不仅对印度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日前又在此基础上再附加

25%的关税。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以50%的关税施压印度停购俄罗斯石油。

包括石油在内的能源出口，是俄罗斯经济的重要支柱。能源产业占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20%，对外商品贸易的40%。可以说，特朗普当前的施压手段可能会让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和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由于短时间结束俄乌冲突的承诺迟迟没能兑现，令特朗普持续承压。耐心殆尽，脸上挂不住的特朗普，急需一份能拿得出手的成果，向国内外展示其在热点问题上强大的存在感和影响力。

普京抓住了这一点，同意尽快举行“普特会”，让特朗普既有面子也有“里子”。特朗普一直宣称与普京“关系良好”，将之作为自己区别于其他美国总统的标志之一，

今年2月以来两人已多次通话。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间，美俄元首曾在2018年和2019年两次正式会晤，分别是在芬兰赫尔辛基和日本大阪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

至于“里子”，据称俄方考虑俄乌“空中停火”。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双方的攻防战主要集中在陆上，海上的较量并不多，而空中的你来我往更多是为了配合地面攻势和心理威慑。俄方在陆上战场拥有绝对优势，而乌方在大规模无人机作战方面略胜一筹，其发动的“蛛网”行动重创了俄战略轰炸机等重要资产，并频繁袭扰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

如果“空中停火”能够实现，既不会改变当前战场形势，又可以减轻俄方防空压力。更重要的是，这算是普京给特朗普送上的一份“礼物”——部分停火也是停火，以此换取美方减轻在能源出口方面的压力。同时，也为俄美关系进一步打开局面创造了良好气氛。

不过，对于威特科夫提出的美俄元首会晤后举行美俄乌三国领导人会晤的提议，俄方反应冷淡。普京表示，总体上不反对俄乌领导人会面，但距离创造出适合的条件“还差得很远”。其实，特朗普也心知肚明，要结束俄乌冲突的路“依旧很长”。

按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的说法，结束俄乌冲突有两件事必须明确：停火和领土问题，而领土问题又是关键要素。当前，俄乌双方均没有全面停火的意愿，在领土上的争议更是无法调和。克里米亚地区早在2014年就已脱乌入俄，而乌东四地（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也已被俄联邦接纳。俄罗斯不会“吐出”，乌克兰也无法夺回，现状实质上处于冻结状态。

威特科夫的莫斯科之行，让美俄均更清楚地了解了对方的要求和条件。接下来，轮到美国与乌克兰以及欧洲盟友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立场协调。只是，无论是威特科夫的穿梭外交，还是即将举行的“普特会”，都是美俄双边互动，作为乌克兰重要盟友的欧盟和欧洲国家再一次被绕开。

# 日本开启大型武器装备出口传递危险信号

主笔 赵世峰

澳大利亚国防部8月5日宣布，已选定升级后的日本“最上”级护卫舰作为澳海军新一代护卫舰，计划斥资100亿澳元（约合467.8亿元人民币）建造11艘。这标志着日本战后开启具有杀伤能力的大型武器装备出口，在军事冒险的道路上迈出危险一步。

过去一年多来，澳大利亚一直在为其新护卫舰采购计划寻找选项，日本、西班牙、韩国和德国的舰艇均进入候选之列。为了能在竞标中击败德国多用途标准护卫舰的低成本研发方案，日本政府集合相关职能部门与三菱重工等企业成立官民联合委员会，向澳大利亚推出基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的研发方案。

“最上”级护卫舰标准排水量3900吨，乘员约90人，不到传统舰艇人数的一半。该级护卫舰更加注重隐形设计，舰身外观更加平滑，不易被雷达捕捉，朝向天空的圆柱形复合天线是其一大特征。该舰强调水雷作战，航空甲板下方设有任务舱，可容纳数十枚水雷，并搭载无人水面艇、无人潜航器等执行反水雷作战任务。

据报道，这批升级后的“最上”级护卫舰排水量6200吨，续航里程可达1万海里，配备32单元垂直发射系统，装备防空和反舰导弹，并具有反潜作战能力。按照计划，澳大利亚采购的首批3艘护卫舰将在日本建造，其中第一艘计划于2029年交付，2030年



投入使用，其余8艘将在澳大利亚建造。

这是日本首次出口主力战舰，也是第二次出口成品武器。此前，日本仅向菲律宾出口过管制雷达。分析认为，日本争夺澳大利亚护卫舰订单背后有多重战略考量。

首先是突破武器出口限制。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对武器出口持谨慎态度，但

在2014年安倍晋三政府通过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表面上看，该文件规定了日本武器装备出口只能出于“有利于日本国家安保”目的，同时只能出口救援、运输、警戒、监视和扫雷等5种非杀伤性装备，并严禁将日本与他国联合研发的装备转让给第三方。但事实上，日本政府的禁运政策发生实质性转变，防卫装备品出口自此逐步扩大。

近年来，日本政府动作频频，两次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突破既定限制，允许将杀伤性成品武器出口到第三国。2022年，岸田文雄政府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写明将推动装备品出口。2023年，日本向菲律宾出口雷达系统，向美国“返销”在日本生产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弹。2024年3月，日本解禁与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机向第三方出口限制。

在二战结束80周年之际，日本自民党内出现进一步放宽限制的趋势。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在今年6月汇总建议，主张撤销仅允许“救援”等非战斗目的的5类装备出口的限制。石破茂内阁也强调应同友好国家加强合作，推进以“国际贡献”为由的武器装备出口。

其次，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寻求所谓“正常国家”地位。近年来，在美国所谓“印太战略”指引下，日本正以防务合作为名，逐步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和“专守防

卫”原则。2022年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从“专守防卫”转向“主动塑造地区安全环境”。其中，既有美国推动的因素，也有日本谋求自身军事松绑，成为所谓“正常军事大国”的意图。

2023年，有日本政客宣称日本恢复“正常国家”的进程已完成80%，只剩下解除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限制。然而，谋求军事大国地位并不能使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复活军国主义，拒绝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只会让日本距离“正常国家”越来越远。

不久前结束的日本参议院选举中，右翼政党异军突起，反映出日本社会在历史认知等问题上的危险倾向。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在自民党内面临保守派的压力下，不打算在8月15日发表“战后80年谈话”，转而寻求在其他时机发表基于战争的“个人见解”。此前，石破茂曾在6月的第30届“亚洲的未来”国际论坛上表示，日本将在反省过去历史的基础上不做侵略国家，这一发言引起日本右翼保守派强烈不满。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其在军事方面的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军事同盟的扩张往往伴随战争风险的上升。日本政府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不能不让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其是否真心坚持专守防卫、走和平发展道路产生强烈质疑。